



東坡奏議目錄

第一卷

議學校貢舉狀

諫買浙燈狀

上皇帝書

再上皇帝書

第二卷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上皇帝書

乞醫療病囚狀

登州召還議水軍狀

乞罷登萊榷鹽狀

論給田募役狀

第三卷

繳詞頭奏狀六首

范子淵
陳繹

吳荀

沈起
李定

乞罷詳定役法劄子 申省狀附

薦朱長文劄子

論椿管坊場役錢劄子

論諸處色役輕重不同劄子

議富弼配享狀

再乞罷詳定役法狀 申省狀附

乞留劉攽狀

繳楚建中戶部侍郎詞頭狀

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

論每事降詔約束狀

乞加張方平恩禮劄子

論冗官劄子

辨試館職策問劄子二首

繳進給田募役議劄子 前連元豐八年十二月奏狀

論改定受冊手詔乞罷劄子

乞錄用鄭俠王旂狀

薦布衣陳師道狀

乞留顧臨狀

第四卷

論擒獲鬼章稱賀太速劄子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

參定葉祖洽廷試策狀二首

大雪乞省試展限兼乞御試不分初覆考劄子

大雪論差役不便劄子

貢院劄子四首

奏巡鋪鄭永崇舉覺不當乞差曉事使臣交替

奏劾巡鋪內臣陳慥

申明舉人盧君脩王璨等

論特奏名

省試放榜後劄子三首

乞裁減巡鋪兵士重賞

乞不分經取士

乞不分差經義詩賦試官

御試劄子二首

奏乞御試放榜館職皆侍殿上

放榜後論貢舉合行事件

乞罷學士除閑慢差遣劄子

第五卷

轉對條上三事狀

論魏王在殯乞罷秋宴劄子

述災沴論賞罰及脩河事繳進歐陽脩議狀劄子

乞郡劄子

辨舉王鞏劄子

論周種擅議配享自劾劄子二首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薦何宗元十議狀

舉何去非換文資狀

論行遣蔡確劄子

乞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劄子

第六卷

乞賜州學書板狀

奏為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狀

乞賜度牒脩廨宇狀

乞詩賦經義各以分數取人將來只許詩賦兼經狀

論高麗進奉狀

乞賑濟浙西七州狀

論役法差雇利害起請畫一狀

論高麗進奉第二狀

乞令高麗僧從泉州歸國狀

乞降度牒召人入中斛斛出糶濟飢等狀
諭葉温叟分孽度牒不公狀

第七卷

乞開杭州西湖狀

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

奏戶部拘收度牒狀

應詔論四事狀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

奏浙西災傷第二狀

第八卷

乞禁商旅過外國狀

申明戶部符節略賑濟狀

相度準備賑濟第一狀

相度準備賑濟第二狀

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行下狀

進何去非備論狀

相度準備賑濟第三狀

相度準備賑濟第四狀

乞擢用劉季孫狀

乞子珪師號狀

東坡奏議目錄 五
繳進應詔所論四事狀 前連元祐五年六月奏狀

乞椿萱錢氏地利房錢脩表忠觀及墳廟狀

第九卷

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再乞發運司應副浙西米狀

杭州召還乞郡狀

撰上清儲祥宮碑奏請狀

進單鏐吳中水利害書狀 單鏐書附卷末

辭免撰趙瞻神道碑銘

再乞郡劄子

乞將上供封椿斛卧應副浙西諸郡接續糶米劄

乞擢用程遵彥狀

乞外補迴避賈易劄子

辨賈易彈奏待罪劄子

辨題詩劄子 奏狀附

第十卷

申省論八丈溝利害狀二首

奏論八丈溝不可開狀

奏淮南閉糶狀二首

乞賜度牒糶斛卧準浙賑濟淮浙流民狀

乞將合轉一官與李直方酬獎狀

乞賜光梵寺額狀

薦宗室令時狀

第十一卷

論積欠六事并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一處行下狀

再論積欠六事四事劄子

論倉法劄子

第十二卷

論綱稍欠折利害狀

乞罷轉般倉斛子倉法狀

乞罷稅務歲終賞格狀

乞歲運額斛以到京定殿最狀

申明揚州公使錢狀

乞罷宿州脩城狀

乞擢用林豫劄子

乞賻贈劉季孫狀

再論李直方捕賊功效乞別與推恩劄子

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子

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

再薦宗室令時劄子

東坡奏議目錄
卷七
第十三卷

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三首

繳進免五穀力勝稅錢議劄子續連元祐七年十一月

上圓丘合祭六議劄子

請詰難圓丘六議劄子

乞改居喪婚娶條狀

奏馬澈不當屏出學狀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辨黃慶基彈劾劄子

謝宣諭劄子

奏乞增廣貢舉出題劄子

甲省議讀漢唐正史狀

第十四卷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乞降度牒修定州禁軍營房狀

乞增脩弓箭社條約狀二首

乞減價糶常平米賑濟狀

乞將損弱米貸與上戶令賑濟佃客狀

乞降度牒脩北嶽廟狀

第十五卷

東坡奏議目錄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代滕甫論西夏書

代滕甫辨謗乞郡書

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

代呂大防乞錄用呂誨子孫劄子

東坡奏議目錄

東坡奏議卷第一

議學校貢舉狀

熙寧四年正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蘇軾
狀奏准敕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令臣等各具議狀聞
奏者右臣伏以得入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
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
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
以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
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
以為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

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強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為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歛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

無大變改而望有益于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辦較此四者而長短之議決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曰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曰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攷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天欲

東坡詩集卷之十一
與德行在於君人者脩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乎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

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麗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麗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為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攷之吏其

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
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
一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
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取人多，出三路能文
者既已變而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
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
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騫可謂博
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
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
足踈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

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撻覽
衆才，經略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講路職
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慮私愛
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
凌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之
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言命，則爲知者少也。子貢曰：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適不可
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
耻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
人，粥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僦也。讀其文，浩然無

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豈此真能
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
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
名器爵祿所以礪世摩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
况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
勅有司試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
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
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

諫買浙燈狀

熙寧四年正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
封府推官蘇軾狀奏右臣紉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
以爲凡在館閣皆當爲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
隱者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爲道陛下此語
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
下不以踈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
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
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
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爲賢者卜其
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

東坡志林卷之一
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其實直以聞陛下又令
減價收買見以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
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謂陛下惜此舉動
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
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
憂而豈以燈爲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
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
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
之民例非豪民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
旬日陛下爲民父母唯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

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
此小民爭此豪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
用何必更索惡其厚弗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
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旣少又
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
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
易生可不慎歟可不畏歟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
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權酒之議吏憂減俸
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而此紛紛亦有以
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

于民方當責已自求以消讒慝之口而臺官又勸陛下以嚴刑悍吏捕而戮之虧損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爲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弊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頃者詔旨裁減皂旒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爲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

況於吾徒哉非惟省費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明皇遣使江南採鵓鵲汴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爲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盃子粧具二十事織綾二千疋德裕上疏極論亦爲罷之使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寮

東坡奏議卷之一
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
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忍不為陛下盡之若不
赦亦臣之分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上皇帝書

熙寧四年二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
封府推官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
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
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
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
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

者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
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
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
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
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
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
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知天下之
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
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
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

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民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

死農無田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追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則孰敢肆其宵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尊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聚至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

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
謝安之用諸桓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
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
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
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
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
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
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
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
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

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迨自淮
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
置監官瓊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
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
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
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
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
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
何者未置此司則無其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
歲之人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

東坡志林卷之一
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指罔罟而入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以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

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素養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關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

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軻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違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汙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

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相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為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勞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

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
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
辭陛下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
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
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且其
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負多人輕而權重夫八輕而
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負多則
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
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
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

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
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
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
黍何嘗言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
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
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
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
議者之內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
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
徒勞必大煩擾凡有擘畫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

東坡志林卷之二
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
才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
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悞興功役當
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
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踈豈可使
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遇雞犬一
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
而悞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
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
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

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
官陂冒田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
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
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
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
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
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
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
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惟
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用

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彫弊太甚厨傳
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
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軍軍法莫嚴於逃
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
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
勢必輕於逃軍則其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
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
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
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
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歛之數以定

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如雇柰何
復欲取庸聖人之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
生出科名萬一後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歛
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
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
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
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于不免
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
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
夫家之征而民無所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

東坡志林卷之一
十一
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
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費豈特三
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
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
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
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
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
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
其無後乎春秋書作兵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
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

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
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
不惜哉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
廷既有著令取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
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
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言慰諭明言未
不成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搖或
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
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
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言交易此等鞭撻

東坡奏議卷之一
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
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
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已有千斛而穀貴之際
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民自足
無專對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
家貨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
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
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
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
問人人知陛下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

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
諸縣臣常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
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
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
至於此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
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
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
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
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徒貴就賤用
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宜而

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
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
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
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
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
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
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指五百萬緡以
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
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
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

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
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
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
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
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
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
哺而罵曰趣銷印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
同兒嬉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陸
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
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

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
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
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
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
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國家之所
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
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
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存而長道德誠淺風俗
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
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

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以此而察之齊至強也周
公知其後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
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
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乂元帝斬
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
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強於憲武矣消兵而龐勛之亂
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
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
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
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

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道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効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以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

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秦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為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蕩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馭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

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更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拜虎圈畜夫釋之以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能文以矯激不任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

用人必須歷試諸難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為言以黃忠豪勇之資以先主君臣之契尚須慮此况其他乎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以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群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

五餌人知其竦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常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材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斯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

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歎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存更險阻計折豪釐其間一事齟齬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與之猶恐未稱草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負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隘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

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耐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只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而茂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姦臣

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國家祖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

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一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

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大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

東坡奏議卷之一
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
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
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
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
日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和羹同
如濟水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
於經典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
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善導亦歛衽
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
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知覺臣之所願

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譏新政苟爲異論如近
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
旗皆陛下神筭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
有詞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
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
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
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
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
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
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

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
數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
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哉臣天賦至愚篤於自
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
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
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
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
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
具迷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
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其容之
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
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
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
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
晝表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
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
罪憂恐之至

再上皇帝書

熙寧四年三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
封府推官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

聞之益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崤悔痛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士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爲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也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邪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是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破之此理甚明猶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

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歛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忝不識忌諱迺者上䟽論之詳矣而學術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不便以至臺諫二三人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猶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固不自湔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檢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之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

東坡詩集卷之二十一
謹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望陛下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爲蓋不過使監司體量却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終而姑勸以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爲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爲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試其未効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爲危論以聳動陛下也自古

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

東坡奏議卷之一
已然士莫不悵悵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
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
人招權自以爲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
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誦記注義爲
明經之學若法令一行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材
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
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它哉亦以失業而亡
所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體
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
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夫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

之徒能爲陛下收板蕩止土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
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故停軍人李
興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
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
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
下以爲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迺不當禁
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
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索前有
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爲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
臣以爲旣行青苗使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

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維新之化而馮統之徒更相告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爲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破壞是以爲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爲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恩俯伏引領以待誅殛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東坡奏議卷第一

東坡奏議卷第二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熙寧七年十一月 日太常博士直史館權知密州
軍州事蘇軾狀奏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蝗旱
相仍盜賊漸熾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數千里麥不
入土竊料明年春夏之際寇攘為患甚於今日是以
輒陳狂瞽庶補萬一謹按山東自上世以來為腹心
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
下首收三晉則其餘強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
走田橫則項氏不支光武亦自漁陽上谷發突騎席

卷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英雄絕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內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以為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為王霸者得之以為霸猾賊得之以為亂天下自唐天寶以後姦臣僭峙於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於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陛下即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

甚於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於京東雖號無事亦當常使其民安逸富強緩急足以灌輸河北餅竭則罍耻脣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振發所存無幾矣而飢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立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災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為生苟有以

爲生亦何苦而爲盜其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
敕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闕食冒
法而爲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飢飢寒之與弃市均
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飢禍有遲速相率爲盜正理
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陛下至明至聖至
仁至慈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於財利少
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
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如此而
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謹條其事畫一如
左

一臣所領密州自今歲秋旱種麥不得直至十月
十三日方得數寸雨雪而地冷難種雖種不生
比常年十分中只種得二三竊聞河北京東例
皆如此尋常檢放災傷依法須是檢行根苗以
定所放分數今來二麥元不曾種即根苗可檢
官吏守法無緣直放若夏稅一例不放則人戶
必至逃移尋常逃移猶有逐熟去處今數千里
無麥去將安往但恐良民舉爲盜矣且天上無
雨地下無麥有眼者共見有耳者共聞決非欺
罔朝廷豈可坐觀不放欲乞河北京東逐路選

差臣僚一負體量放稅更不檢視若未欲如此
施行即乞將夏稅斛斛取今日以前五年酌中
一年實直令三等已上人戶取便納見錢或正
色其四等以下且行倚閣緣今來麥田空閑若
春雨調勻却可以廣種秋稼候至秋熟並將秋
色折納夏稅若是已種苗麥委有災傷仍與依
條檢放其闕麥去處官吏諸軍請受且支白米
或支見錢所貴小民不致大段失所

一河北京東自來官不權鹽小民仰以爲生近日
臣僚上章輒欲禁權賴朝廷體察不行其言兩
路吏民無不相慶然臣勘會近年鹽稅日增元
本兩路祖額三十三萬二千餘貫至熙寧六年
增至四十九萬九千餘貫七年亦至四十三萬
五千餘貫顯見刑法日峻告捕日繁是致小民
愈難興販朝廷本爲此兩路根本之地而煮海
之利天以養活小民是以不忍盡取其利濟惠
鰥寡陰銷盜賊舊時孤貧無業惟務販監所以
五六年前盜賊稀少是時告捕之賞未嘗破省
錢惟是犯人催納役人量出今鹽課浩大告訐
如麻貧民販監不過一兩貫錢本偷稅則賞重

納稅則利輕欲為農夫又值凶歲若不為盜惟
有忍飢所以五六年來課利日增盜賊日衆臣
勘會密州鹽稅去年一年比祖額增二萬貫却
支捉賊賞錢一萬一千餘貫其餘未獲賊人尚
多以此較之利害得失斷可見矣欲乞特敕兩
路應販鹽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並與權免收
稅仍官給印本空頭關子與竈戶及長引大客
令上曆破使逐旋書填月日姓名斤兩與小客
限十日更不行用如敢借名為人影帶分減鹽
貨許諸人陳告重立賞罰候將來秋熟日仍舊

并元降勅榜明言出自聖意令所在雕印散榜
鄉村人非木石寧不感動一飲一食皆誦聖恩
以至舊來貧賤之民近日飢寒之黨不待驅率
一歸於鹽奔走爭先何暇為盜人情不遠必不
肯捨安穩衣食之門而趨冒法危亡之地也議
者必謂今用度不足若行此法則鹽稅大虧必
致關事臣以為不然凡小客本少力微不過行
得三兩程若三兩程外須藉大商與販决非三
百斤以下小客所能行運無緣大段走失且平
時大商所苦以鹽遲而無人買小民之病以僻

遠而難得鹽今小商不出稅錢則所在爭來分
買大商既不積滯則輪流販賣收稅必多而鄉
村僻遠無不食鹽所賣亦廣損益相補必無大
虧之理縱使虧失不過却只得祖額元錢當時
官司有何闕用苟朝廷捐十萬貫錢買此兩路
之人不為盜賊所獲多矣今使朝廷為此兩路
飢饉特出一二十萬貫見錢散與人戶人得一
貫只及二十萬人而一貫見錢亦未能濟其性
命若特放三百斤以下鹽稅半年則兩路之民
人人受賜貧民有衣食之路富民無盜賊之憂

其利豈可勝言哉若使小民無以為生舉為盜
賊則朝廷之憂恐非十萬貫錢所能了辦又况
所支捉賊賞錢未必少於所失鹽課臣所謂較
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者為此也

一勘會諸處盜賊太半是按問減等災傷免死之
人走還舊處挾恨報讎為害最甚盜賊自知不
死既輕犯法而人戶亦憂其復來不敢告捕是
致盜賊公行切詳按問自言皆是詞窮理屈勢
必不免本無改過自新之意有何可改獨使從
輕同黨之中獨不免死其災傷勅雖不下與行

不同而盜賊小民無不知者但不傷變主免死
無疑且不傷變主情理未必輕於偶傷變主之
人或多聚徒衆或廣置兵仗或標異服飾或質
劫變主或驅虜平人或賂遺貧民令作耳目或
書寫道店恐動官私如此之類雖偶不傷人情
理至重非止鬪食之人苟營餽糧而已欲乞今
後盜賊贓證未明但已經考掠方始承認者並
不為按問減等其災傷地分委自長吏相度情
理輕重內情理重者依法施行所貴凶民稍有
畏忌而良民敢於捕告臣所謂衣食之門一闢

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
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者為此也

右謹具如前自古立法制刑皆以盜賊為急盜竊不
已必為強劫強劫不已必至戰攻或為豪傑之資而
致勝廣之漸而况京東之貧富係河北之休戚河北
之治亂係天下之安危識者共知非臣私說願陛下
深察此事至重所捐小利至輕斷自聖心決行此策
臣聞天聖中蔡齊知密州是時東方饑饉齊乞放行
監禁先帝從之一方之人不覺飢旱臣愚且賤雖不
敢望於蔡齊而陛下聖明度越堯禹豈不能行此小

事有愧先朝所以越職獻言不敢自外伏望聖慈察其區區之意赦其狂僭之誅臣無任悚懷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上皇帝書

元豐元年十月 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為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

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蠲則蠹耻脣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因為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宿麥一熟而飽數

東坡志林卷之二
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
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
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櫺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
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
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
揚跋扈之心非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
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
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
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
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

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監自
古為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
大家藏鏹巨萬常為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
戲臣中夜以思卽為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
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
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
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
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
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
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

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况天下一家東北
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
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
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
人採鑛伐炭多飢寒亡命強力勢忍之民也臣欲使
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
於官授以卻刃刀槩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
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
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
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

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
徐城雖嶮固而樓櫓蔽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
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
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旣具矣而遷
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
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
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
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
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
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

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
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
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
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
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
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
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
部送者受牒即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
息錢不能辨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
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上下相

持軍政不脩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
爲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
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
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暮年
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却之冠陛下遣勅使
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
脩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
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
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
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三千石益輕賤

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

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闊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隆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

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為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為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黃霸起於卒吏薛宣奮於書佐朱

邑選於墻夫所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為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鯨為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

東坡奏議卷之三
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
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
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
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
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
其功闕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
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
士漸出於此塗而姦滑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
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
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

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
蠶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
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
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
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臣
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乞醫療病囚狀

元豐二年正月 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
徐州軍州事蘇軾狀奏右臣聞漢宣帝地節四年詔
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

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瘦死獄中何用心
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
瘦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此漢
之盛時宣帝之善政也朝廷重惜人命哀矜庶獄可
謂至矣囚以掠笞死者法甚重惟病死者無法官吏
上下莫有任其責者苟以時言上檢視無他故雖累
百人不坐其飲食失時藥不當病而死者何可勝數
若本罪應死猶不足深哀其以輕罪繫而死者與殺
之何異積其寃痛足以感傷陰陽之和是以治平四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手詔曰獄者民命之所繫也比

聞有司歲考天下之奏而瘦死者甚多竊懼乎獄吏
與犯法者旁緣為姦檢視或有不明使吾元元橫罹
其害良可憫焉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其
具為今後諸處軍巡州司理院所禁罪人一歲內在
獄病死及兩人者推司獄子並從杖六十科罪每增
一名加罪一等至杖一百止如係五縣以上州每院
歲死及三人開封府府司軍巡院歲死及七人即依
上項死兩人法科罪加等亦如之典獄之官推獄經
兩犯即坐本官仍從違制失入其縣獄亦依上條若
三萬戶以上即依五縣以上州軍條其有養瘵不依

東坡奏議卷之二
條貫者自依本法仍仰開封府及諸路提點刑獄每
至歲終會聚死者之數以聞委中書門下點檢或死
者過多官吏雖已行罰當議更加黜責行之未及數
年而中外臣僚爭言其不便至熙寧四年十月二日
中書劄子詳定編勅所狀令衆官參詳獄囚不因病
死及不給醫藥飲食以至非理慘虐或謀害致死自
有逐一條貫及至捕傷格鬪實緣病死則非獄官之
罪况有不幸遭遇瘴疫死者或衆而使獄官濫被黜
罰未爲允當今請只行舊條外其上件獄囚病死條
貫更不行用奉聖旨依所申臣竊惟治平四年十二

月二十四日手詔乃陛下好生之德遠同漢宣方當
推之無窮而郡縣俗吏不能深曉聖意因其小不通
輒爲駁議有司不能修其缺通其礙乃舉而廢之豈
不過甚矣哉臣愚以謂獄囚病死使獄官坐之誠爲
未安何者獄囚死生非人所能必責吏以其所不能
必耳懼罪多方以求免囚中有疾則責保門留不復
療治苟無親屬與雖有而在遠者其捐瘠致死者必
甚在獄臣謹按周禮醫師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
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
十失四爲下臣愚欲乞軍巡院及天下州司理院各

選差衙前一名醫人一名每縣各選差曹司一名醫人一名專掌醫療病人不得更充他役以一周年爲界量本州縣囚繫多少立定傭錢以免役寬剩錢或坊場錢充仍於三分中先給其一俟界滿比較除罪人拒捕及鬪致死者不計數外每十人失一以上爲上等失二爲中等失三爲下等失四以上爲下下上等全支中等支二分下等不支下下科罪自杖六十至杖百止仍不分首從其上中等醫人界滿願再管者聽人給曆子以書等第若醫博士助教有關則比較累歲等第最優者補充如此則人人用心若療治其家人緣此得活者必衆且人命至重朝廷所

甚惜而寬剩役錢與坊場錢所在山積其費甚微而可以全活無辜之人至不可勝數感人心合天意無善於此者矣獨有一弊若死者稍衆則所差衙前曹司醫人與獄子同情使囚詐稱疾病以張人數臣以謂此法責罰不及獄官縣令則獄官縣令無緣肯與此等同情欺罔欲乞每有病因令獄官縣令具保明以申州委監醫官及本轄干繫官吏覺察如詐稱病獄官縣令皆科杖六十分故矣爲公私罪伏望朝廷詳酌早賜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登州召還議水軍狀

東坡奏議卷之二
元豐八年十二月 日朝奉節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奏右臣竊見登州地近北虜號為極邊虜中山川隱約可見便風一帆奄至城下自國朝以來常屯重兵教習水戰旦暮傳烽以通警急每歲四月遣兵戍馳基島至八月方還以備不虞自景德以後屯兵常不下四五千人除本州諸軍外更於京師南京濟鄆兗單等州差撥兵馬屯駐至慶曆二年知州郭志高為諸處差來兵馬頭項不一軍政不肅擘畫奏乞創置澄海水軍弩手兩指揮并舊有平海兩指揮並用教習水軍以備北虜為京東一路捍屏虜知有備

故未嘗有警議者見其久安便謂無事近歲始差平海六十人分屯密州信陽板橋濤洛三處去年本路安撫司人更差澄海一百人往萊州一百人往密州屯駐檢會景德三年五月十二日聖旨指揮今後宣命抽差本城兵士往諸處只於威邊等指揮內差撥即不得抽差平海兵士其平海兵士雖無不許差出指揮蓋緣元初創置本為抵替諸州差來兵馬豈有却許差往諸處之理顯是不合差撥不惟兵勢分弱以啓戎心而此四指揮更番差出無處學習水戰武藝惰廢有誤緩急伏乞朝廷詳酌明降指揮今後登

東坡奏議卷之二
州平海澄海四指揮兵士並不得差往別州屯駐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罷登萊權鹽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 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
軾狀奏右臣竊聞議者謂近歲京東權鹽既獲厚利
而無甚害以謂可行以臣觀之蓋比之河北淮浙用
刑稀少因以為便不知舊日京東販鹽小客無以為
生大半去為盜賊然非臣職事所當言者故不敢以
聞獨臣所領登州計入海中三百里地瘠民貧商賈
不至所在鹽貨只是居民喫用今來既權入官官買

價賤比之竈戶賣與百姓三不及一竈戶失業漸以
逃亡其害一也居民咫尺大海而今頓食貴鹽深山
窮谷遂至食淡其害二也商賈不來鹽積不散有入
無出所在官舍皆滿至於露積若行配賣即與福建
江西之患無異若不配賣即一二年間舉為糞土坐
弃官本官吏被責專副破家其害三也官無一毫之
利而民受三害決可廢罷竊聞萊州亦是元無客旅
興敗事體與此同欲乞朝廷相度不用行臣所言只
乞出自聖意先罷登萊兩州權鹽依舊令竈戶賣與
百姓官收監稅其餘州軍更委有司詳講利害施行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給田募役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 日朝奉郎禮部郎中蘇軾狀奏
臣竊見先帝初行役法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
災傷而有司奉行過當通計天下乃十四五然行之
幾十六七年常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貫石先帝聖
意固自有在而愚民無知因謂朝廷以免役為名實
欲重歛斯言流聞不可以示天下後世臣謂此錢本
出民力理當還為民用不幸先帝升遐聖意所欲行
者民不知也徒見其積未見其散此乃今日太皇太

后陛下皇帝陛下所當追探其意還於役法中散之
以塞愚民無知之詞以興長世無窮之利臣伏見熙

寧中嘗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亦係官田

如退攤戶絕
沒納之類

及用寬剩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邊郡弓箭手
臣知密州親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
此法復罷臣聞之道路本出先帝聖意而左右大臣
意在速成且利寬剩錢以為它用故更相駁難遂不
果行臣謂此法行之蓋有正利朝廷若依舊行免役
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雇錢因積所省益買益募
要之數年雇錢無幾則役錢可以大減若行差役法

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色役色役既減農民自實其利一也應募之民正與弓箭手無異舉家衣食出於官田平時重犯法緩急不逃亡其利二也今者穀賤傷農農民賣田常苦不售若官與買則田穀皆重農可小紓其利三也錢積於官常苦幣重若散以買田則貨幣稍均其利四也此法既行民享其利追悟先帝所以取寬剩錢者凡以爲我用耳疑謗消釋恩德顯白其利五也獨有二弊貪吏狡胥與民爲姦以瘠薄田中官雀一浮浪人暫出應役一年半歲即棄而走此一弊也愚民寡慮見利忘患聞官中買田募役

即爭以田中官以身充役業不離主既初無所失而驟得官錢必爭爲之充役之後求無休歇惠及子孫此二弊也但當設法以防二弊而先帝之法決不可廢今日既欲盡罷寬剩錢將來無繼而繫官田地數日不多見在寬剩錢雖有三千萬貫石而兵興以來借支幾半臣今擘畫欲於內帑錢帛中支還兵興以來所借錢斛復完三千萬貫石上於河北河東陝西被邊三路行給田募役法使五七年間役減大半農民完富以備緩急此無窮之利也今弓箭手有甲馬者給田二頃半以軀命賞官且猶可募則其餘色役

東坡奏議卷之二
召募不難臣謂良田二頃可募一弓手一頃可募一
散從官則三十萬貫石可以足用謹具合行事件畫
一如左

一給田募役更不出租依舊納兩稅免支移折變
一今來雖有一頃二頃爲率若所在田不甚良即
臨時相度添展畝數務令召募得行但役人所
獲稍優則其法堅久不壞

一今若立法便令三路官吏推行若無賞罰則官
吏不任其責繆悠滅裂有名無實若有賞罰則
官吏有所趨避或抑勒買田或召募浮浪或多

買濟薄或取辦一時不顧後患臣今擘畫欲選
才幹朴厚知州三人令自辟屬縣令每路一州
先次推行令一年中略成倫理一州旣成倫理
一路便可推行仍委轉運提刑常切提舉若不
切推行或推行乖方朝廷覺察重賜行遣

一應募役人大抵多是州縣百姓所買官田去州
縣大遠即久遠難募召募欲乞所買田並限去
州若千里去縣若千里

一出榜告示百姓賣田如係所限去州縣里數內
仍及所定頃畝

或兩戶及三戶相近共即須先
及所定頃畝數目亦可

申官令佐親自相驗委是良田方得收買如官
價低小即聽賣與其餘人戶不得抑勒如買廢
薄田致久遠召募不行即官吏並科違制分故
失定斷仍不以去官赦降原減

一預先具給田頃畝數出榜召人投名應役第二
等已上人戶許充弓手仍依舊條揀選人材第
三等以上許充散從官以下色役更不用保如
等不第及即召第一等一戶或第二等兩戶委保
如充役七年内逃亡即勒元委保人承佃充役
一每買到田未得交錢先召投名人承佃充役方

得支錢仍不得抑勒

一賣田入官須得交業與應募人不許本戶內人
丁承佃充役

一募役人老病走死或犯徒以上非即須先勒本
戶人丁充役如無丁方別召募

一應募人交業承佃後給假半年令葺理田業

一退攤戶絕沒納等係官田地今後不許出賣更
不限去州縣里數仍以肥瘠高下品定頃畝務
令召募得行

一係官田若是人戶見佃者先問見佃人如無丁

可以應募或自不願充役者方得別行召募
右所陳五利二弊及合行事件一十二條伏乞朝廷
詳議施行然議者必有二說一謂召募不行二謂欲
留寬剩錢斛以備它用臣請有以應之富民之家以
一十二畝田中分其利役屬佃戶有同僕隸今官以
兩頃一頃良田有稅無租而人不應募豈有此理又
弓箭手已有成法無可疑者寬剩役錢本非經賦常
入亦非國用所待而後足者今付有司逐旋支費終
不能卓然立一大事建無窮之利如火鑠薪日減日
亡若用買田募役譬如私家變金銀為田蕪乃是長

久萬全之策深願朝廷及此錢未散立此一事數年
之後錢盡而事不立深可痛惜臣聞孝子者善繼人
之志善述人之事武王周公所以見稱於萬世者徒
以能行文王之志也昔蘇綽為魏立征稅之法號為
煩重已而歎曰此猶張弓也後之君子誰能解之其
子威侍側聞之慨然以為已任及威事隋文帝為民
部尚書奏減賦役如綽之言天下便之威為人臣尚
能成父之志今給田募役真先帝本意陛下當優為
武王周公之事而况蘇威區區人臣之孝何足道哉
臣荷先帝之遇保全之恩又蒙陛下非次拔擢思慕

東坡奏議卷第三
感涕不知所報冒昧進計伏惟哀憐裁幸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東坡奏議卷第二

東坡奏議卷第三

繳詞頭奏狀六首

范子淵

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
狀奏今月二十八日准吏房送到詞頭一道司農少
卿范子淵知兗州者右臣謹按子淵見為殿中侍御
史呂陶彈奏為脩堤開河糜費巨萬及護堤厭婦之
人溺死無數自元豐六年興役至七年功用不成其
罪甚於吳居厚蹇周輔乞行廢放今來差知兗州臣
欲作責詞又緣呂陶奏狀已進呈訖別無行遣其充

州又是節鎮自來係監司以上差遣即非責降有罪去處臣欲不為責詞又緣子淵無故罷司農少卿出領外郡似緣上件彈奏有此疑惑伏乞明降指揮合與不合作責詞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吳荀

元祐元年三月十六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十六日准吏房送到詞頭一道朝散郎吳荀可廣東運判者右臣聞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近日朝廷進監司全用舉主如吳荀者名迹無聞而舉主三人乃呂惠卿楊汲黃履履之為人朝論不以正人待之如惠卿汲窮姦積惡不待臣言而知今乃擢其所舉使臨按一道臣實未曉其說所有告詞臣未敢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沈起

元祐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二十二日准刑房送到詞頭一道三省同奉聖旨沈起與叙朝散郎監獄廟者右臣伏見熙寧以來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構隙四夷王韶以熙河進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瀘夷奮沈起劉勳聞而效之結怨交蠻兵連禍結死者數十萬人蘇緘一家坐

受屠滅至今二廣創痍未復先帝始欲戮此二人以謝天下而王安石等曲加庇護得全首領已為至幸元豐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聖旨沈起所犯深重求不敘用天下傳誦以為至當此乃先帝不刊之語非今日以即位之恩所得赦也沈起與彞各負天下生靈數十萬性命雖廢錮終身猶未塞責近者只因稍用劉彞起不自量輒敢披訴妄以罪釁併歸於彞攀援把持期於必得臣謂安南之役起實造端而彞繼之法有首從而彞吏幹學術猶有可取如起人材猥下素行險嶮慶州兵叛起守未興流言始聞被甲乘城

驚動三輔幾致大變所至治狀人以為笑知杭州日措置為乖方致災傷之民死倍他郡與張靚等違法燕飲交私靡所不至朝廷用彞既不允公議而況於起萬無可赦之理今以一朝散即監獄廟誠不足計較竊哀先帝至明至當不刊之語輕就改易誠不忍下筆草詞遂使四方群小陰相慶幸呂惠卿沈括之流亦有可起之漸為害不細伏望聖明深念先帝求不叙用之詔未可改易而數十萬人性命之寃亦未可忽忘明詔有司今後有敢為起等輩乞叙用者坐之所有告詞臣未敢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東坡奏議卷之三
陳繹

元祐元年四月二十三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朝請大夫試中書舍人范百禄狀奏今月二十二日准吏房送到詞頭內知建昌軍陳繹奉聖旨差知兗州者右臣等勘會陳繹知廣州日私自取索用市舶庫乳香斤兩至多本犯極重以元勘不盡至薄其罪外買生羊寄屠行令供肉計虧價錢三十七貫有餘州宅元供養檀木觀音一尊繹別造紗木胎者貨易入已計虧官錢二貫文係自盜賊一疋二丈合准剝除名縱男役將下禁軍織造坐褥不令赴教縱男

與道士何德順游從繹曲庇何德順弟何迪偷稅金四百兩事不斷抽罰不覺察公使庫破男并隨行助教供給食錢以公使殺養白鷓係竊盜自首不盡贓罪杖其餘罪犯難以悉陳奉勅陳繹落職降官知建昌軍其詞略曰蔽罪至於除名論贓至於自盜臣等謹按繹資性傾險士行鄙惡當時所犯自合除名建昌之命已犯公議豈宜扞錄復典大邦非惟必致人言亦恐姦邪復用其漸可畏所有告命不敢依例撰詞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再詳陳繹元犯若依法斷自盜除名雖後

東坡詩集卷之三
來累該需恩登極大赦其叙法止於散官即與
其他贓犯不同既以貸其除名今復與之大郡
將使貪墨無耻復蠹充民非朝廷爲民設官慎
選守長之意

張誠

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
范百祿狀奏今日十八日准本省刑房送到詞頭一
道奉聖旨張誠一邪險害政有虧孝行追觀察使遙
郡防禦團練使刺史依舊客省使提舉江州太平觀
發赴本任者右臣等看詳張誠一無故多年不拜親

毋旣非身在遠官又非事力不及冒寵忘親清議所
弃猶獲提舉宮觀已駭物聽况諫官本言誠一開父
棺擲掠取財物使誠有之雖肆諸市朝猶不爲過使
誠無之亦當爲誠一辨明緣事係惡逆不道非同尋
常罪犯可以不盡根究今旣體量未見歸着即合置
司推鞠盡理施行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謹錄奏
聞伏俟勅旨

貼黃據京西提刑司體量文字稱誠一取父排
方犀腰帶緣葬埋歲久須令工匠重行裝釘是
時誠一任密院副都承旨當直人從皆可考驗

東坡奏議卷之三
五
及慮棺柩內更有賊人盜不盡物爲誠一等私竊收藏其族人當有知者臣等欲乞詳酌依上件事理根究施行

李定

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范百祿狀奏今日十八日准本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李定備位侍從終不言毋爲誰氏強顏匿志冒榮自欺落龍圖閣直學士守本官分司南京許於揚州居住者右臣等看詳李定所犯若初無人言即止是身負大惡今既言者如此朝廷勘會得實而

使無母不孝之人猶得以通議大夫分司南京即是朝廷亦許如此等類得據高位傷敗風教爲害不淺兼勘會定乞侍養時父年八十九歲於禮自不當從定若不乞必致人言獲罪不輕豈可便將侍養折當心喪考之禮法湏合勒令追服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准律諸父母喪匿不舉哀者流二千里今定所犯非獨匿而不舉又因人言遂不認其所生若舉輕明重即定所坐難議於流二千里已下定斷

乞罷詳定役法劄子

元祐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劄子奏臣近奏爲論招差衙前利害所見偏執乞罷詳定役法尋奉聖旨依所乞今來給事中胡宗愈却封還上件聖旨切緣聖旨本緣臣自知偏執乞罷即非朝廷以臣異議罷臣胡宗愈不知悞有論奏重念臣前來議論委是踈闊又况衙前招之與差所繫利害至重非止是役法中一事臣既不同決難隨衆簽書伏乞依前降指揮早賜罷免取進止

申省乞罷詳定役法狀

元祐元年五月空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申右軾近奏言招差衙前利害蓋緣所見偏執是致所議不同理當黜責若朝廷察其愚忠非是固立異論即乞早賜罷免詳定役法差遣所貴議論歸一謹具申三省伏候指揮

薦朱長文劄子

元祐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鄧温范胡宗愈孫覺范百禄等劄子奏臣等伏見前許州司戶參軍蘇州居住朱長文經明行脩嘉祐四年乙科登第墮馬傷足隱居不仕僅三十年不以

勢利動其心不以窮約易其介安貧樂道闔門著書
孝友之誠風動閭里廉高之行著于東南本路監司
本州長吏前後累奏稱其士行經術乞朝廷旌擢差
充蘇州州學教授未蒙施行近奉詔中外臣僚自監
察御史已上並舉堪充內外學官二人此實朝廷博
求人才廣育士類之意如長文者誠不可多得其人
行年五十餘昔苦足疾今亦能履臣等欲望聖慈褒
難進之節收久廢之材量能而使之特賜就差充蘇
州州學教授非惟祿餼調養一鄉之善士實使道義
模範彼州之秀民取進止

貼黃伏乞特賜檢會新除楚州州學教授徐積
體例施行

論椿管坊場役錢劄子

元祐元年六月空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白劄
子應坊場河渡錢及坊郭人戶鄉村單丁女戶官戶
寺觀所出役錢及量添酒錢並作一處椿管通謂之
坊場等錢並用支酬衙前召募綱運官吏接送雇人
及應緣衙役人諸般支使如本州不足即申本路於
別州移用如本路不足即申戶部於別路移用如府
縣即縣申提點司提點司申戶部其有餘去處不得

為見有餘分外支破其不足去處亦不得為見不足
將合招募人却行差撥乞詳酌指揮

論諸處色役輕重不同劄子

元祐元年六月空日朝奉郎軾中書舍人蘇軾白劄
子勘會逐處色役各隨本處土俗事宜輕重不同借
如盜賊多處以弓手耆長為重賦稅難催處以戶長
為重士人不閑書算處以曹司為重難以限定等第
一槩立法今來若是衙前召募得足即須將以次重
役於第一等戶內差撥欲乞立下項條貫諸處色役
委本路監司與逐處官吏同共相度立本處色役輕

重高下次第將最重役從上差撥乞詳酌指揮

議富弼配享狀

元祐元年六月空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孫
永李常韓忠彥王存鄧温伯劉摯陸佃傅堯俞趙瞻
趙彥若崔合符王克臣謝景温胡宗愈孫覺范百禄
鮮于侁梁燾顧臨何洵直孔文仲范祖禹辛公祐呂
希純周秩顏復江公著狀奏近准勅節文中書省尚
書省送禮部狀本部勘會英宗配享功臣係神主祔
廟後降勅以韓琦曾公亮配享所有神宗皇帝神主
祔廟所議配享功臣今乞待制以上及秘書省長貳

著作與禮部郎官并太常寺博士以二同議奉聖旨
依右臣等謹按尚書茲于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
享之周官凡有功者名書於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
勲詔之國朝祖宗以來皆以名臣脩食清廟歷選勲
德實難其人神宗皇帝以上聖之資恢累聖之業尊
禮故老共圖大治輔相之臣有若司徒贈太尉謚文
忠富弼秉心直諒操術閎遠歷事三世計安宗社熙
寧訪落眷遇特隆匪躬正色進退以道愛君之志雖
沒不忘以配享神宗皇帝廟廷實為宜稱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再乞罷詳定役法狀

元祐元年七月二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
右臣先曾奏論衙前一役只當招募不當定差執政
不以為然臣等奏乞罷免臣詳定役法奉聖旨不許
經今月餘前所論奏並不蒙施行而臣愚忝終執所
見近又竊見吏部尚書孫永奏駁臣所論蓋是臣愚
闇無狀上與執政不同下與本局異議若不罷免即
執政所欲立法無緣得成况今來季限已滿諸路立
法文字節次到局全藉通曉協同之人共力裁定如
臣輩異必害成法乞早賜指揮罷免所有臣固遠聖

旨之罪亦乞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乞不定奪役法議狀

元祐元年七月空日朝奉郎中書舍人蘇軾狀申軾
近奏乞罷詳定役法已奉聖旨依奏竊見孫給事奏
繳前件聖旨乞取孫尚書及軾所議付臺諫給舍郎
官定其是否然後罷其不可者須至申乞指揮右軾
前後所論役法事軾已自知踈繆決難施行所有是
否更無可定奪只乞依前降指揮行下軾自今日已
後更不敢赴詳定所簽書公事伏乞早賜施行謹具
申中書省伏候指揮

乞留劉攽狀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
同胡宗愈孫覺范百禄等狀奏右臣等伏見朝議大
夫直龍圖閣劉攽近自襄陽召還祕省旋以病乞出
守蔡州自受命以來日就痊損假以數月必復康強
謹按攽名聞一時身兼數器文章爾雅博學強記政
事之美如古循吏流離困躓守道不回此皆朝廷之
所知不待臣等區區誦說但以人才之難古今所病
舊臣日已衰老而新造長育未成如攽成材反在外
服此有志之士所宜為朝廷惜也欲望聖慈留攽京

師更賜數月之告稍加任使必有過人臣等備員侍
從懷不能已冒昧陳論伏俟誅譴謹錄奏聞伏候勅
旨

繳楚建中戶部侍郎詞頭狀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九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
狀奏今日二十八日准中書吏房送到詞頭一道正
議大夫充天章閣待制致仕楚建中可戶部侍郎者
右臣竊惟七十致政古今通議非獨人臣有始終進
退之分亦在朝廷為禮義庶恥之風若起之於既謝
之年待之以不次之任即須國家有非常之政而其

人有絕俗之資才望既隆中外自服近者起文彥博
天下屬目四夷革心豈有凡才之流亦塵盛德之舉
如建中輩決非其人竊料除目一傳必致群言交上
幸具未布可以追回所有前件告詞臣未敢撰謹錄
奏聞伏候勅旨

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

元祐元年八月四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
准中書錄黃先朝初散青苗本為利民故當時指揮
並取人戶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要見功
務求多散諷脅州縣廢格詔書名為情愿其實抑配

東坡奏議卷之三
或舉縣勾集或排門抄割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
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為誰及至追催
皆歸本戶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
考校訪聞人情安便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勅令給
常平錢斛限二月或正月只為人戶欲借請者及時
得用又令半留倉庫半出給者只為所給不得輒過
此數至於取人戶情願亦不得抑配 遵先朝本意
憲恐州縣不曉朝廷本意將為朝廷復欲多散青苗
錢穀廣收利息勾集抑配督責嚴急一如向日豈提
舉官時八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諸路提點刑獄

司告示州縣並須候人戶自執狀結保赴縣乞請
平糶穀之時方得勘會依條支給不得依前勾集抄
割強行抑配仍仰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如有官吏似
此違法騷擾者即時取勘施行若提點刑獄不切覺
察委轉運安撫司覺察聞奏仍先次施行者右臣伏
見熙寧以來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餘年法日
益弊民日益貧刑日益煩盜日益熾田日益賤穀帛
日益輕細數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廊廟大臣皆異
時痛心疾首流涕大息欲已其法而不可得者况二
聖恭已惟善是從免役之法已盡革去而青苗一事

東坡奏議卷之三
乃獨因舊稍加損益欲行紛臂徐徐月攘一雞之道
如人服藥病日益增體日益羸飲食日益減而終不
言此藥不可服但損其分劑變其湯使而服之可乎
熙寧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害至此今雖復禁其抑
配其害故在也農民之家量入為出縮衣節口雖貧
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何所不至况子弟
欺謾父兄人戶冒名詐請如詔書所云以此之類本
非抑勒所致昔者州縣並行倉法而給納之際十費
二三今既罷倉法不免乞取則十費五六必然之勢
也又官吏無狀於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

或閔撲賣酒牌子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賣
苗即酒課暴增此臣所親見而為流涕者也二十年
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雇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
數朝廷忍復行之歟臣謂四月二十六日指揮以散
及一半為額與熙寧之法初無小異而今日指揮
揮猶許人戶情願請領未勉於設法網民使快一時
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
去無幾也今者已行常平糶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
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賈無窮之怨或云
議者以為帑廩不足欲假此法以贍邊用臣不知此

東坡奏議卷之三
言虛實若果有之乃是小人之邪說不可不察昔漢
宣帝世西羌反議者欲使民入穀邊郡以免罪蕭望
之以為古者歲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西邊之役
雖戶賦口歛以贍其乏古之通議民不以為非豈可
遂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仁宗之世西師不解蓋十
餘年不行青苗有何妨闕况二聖恭儉清心省事不
求邊功數年之後帑廩自溢有何危急而以萬乘君
父之尊負放債取利之謗錐刀之末所得幾何臣雖
至愚深為朝廷惜之欲乞特降指揮青苗錢斛今後
更不給散所有已請過錢斛候豐熟日分作五年十

料隨二稅送納或乞聖慈念其累歲出息已多自第
四等以下人戶並與放免庶使農民自此息肩亦免
後世有所譏議兼近日請降呂惠卿告詞云首建青
苗力行助役若不盡去其法必致姦臣有詞流傳四
方所損不細所有上件錄黃臣未敢書名行下謹錄
奏聞伏候勅旨

論每事降詔約束狀

元祐元年九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
狀奏右臣聞之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天何言哉天子法天恭已正南面守法度信賞罰

而天下治三代令王莫不由此若天下大事安危所
係心之精微法令有不能盡則天子乃言在三代為
訓誥誓命自漢以下為制詔皆所以鼓舞天下不輕
用也若每行事立法之外必以王言隨而丁寧之則
是朝廷自輕其法以為不丁寧則未必行也言既屢
出雖復丁寧人亦不信今者十科之舉乃朝廷政令
之一耳况已立法或不如所舉舉主從貢舉非其人
律犯正入已贓舉主減三等坐之若受賄徇私罪名
重者自從重雖見為執政亦降官示罰臣謂立法不
為不重若以為未足又從而降詔則是詔不廢降矣

臣請畧舉今年朝廷所行薦舉之法凡有七事舉轉
運提刑一也舉館職二也舉通判三也舉學官四也
舉重法縣令五也舉經明行脩六也與十科為七七
事輕重畧等若十科當降詔則六事不可不降今後
一事一詔則褻慢王言莫甚於此若但取諫官之意
或降或否則其義安在臣願戒勅執政但守法度信
賞罰重惜王言以待大事而發則天下聳然敢不敬
應所有前件降詔臣不敢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加張方平恩禮劄子

元祐元年十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

劄子奏臣伏見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以高才絕識博學雄文出入中外四十餘年號稱名臣仁宗皇帝眷遇至重特以受性剛簡論高寡合故齟齬於世然趙元昊反西方用兵累歲不解公私疲極方平首建和戎之策仁宗從之民以息肩書之國史又於熙寧之初首論王安石不可用及新法之行方平皆逆陳其害大節如此其餘政事文學有補於世未易悉數神宗皇帝知人之明擢為執政會丁憂服除為安石等不悅而方平亦不為少屈故不復用今已退老南都以患眼不出灰心槁形與世相忘臣竊以為國之

元老正事四朝老毛期稱道為天下所服者獨文彥博與方平范鎮三人而已今彥博在廷鎮亦復用方平雖老杜門難以召致猶當加恩勞問表異其人以示二聖貴老尊賢之義今獨置而不問有識共疑以為闕典願因大禮之後以向者召陪祠不至特出聖意少加恩禮或遣使就問國事覩其所論必有過人臣忝備禁近不敢自外昧冒陳列戰越待罪取進止

論冗官劄子

元祐元年十月二十三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伏見近日言者以吏部員多闕少欲

清入仕之源救官冗之弊裁減任子及進士累舉之
恩流外入官之數已有旨下吏部禮部與給舍詳議
臣竊謂此數者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則積弊不去
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厥中使國有去弊之實人無失
職之歎然後為得也欲乞應任子及進士累舉免解
恩例並一切如舊只行下項

一奏蔭文官人每遇科場依進士法試大義策論
如係武官即試弓馬或試法並三人中解一人
仍年及二十五已上方得出官內已舉進士得
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二十五已上亦許

出官應試大義策論及試法者在京隨進士赴
國學在外赴轉運司試弓馬者在京隨武舉人
赴武學在外轉運司差官

一進士累舉免解合推恩者並約嘉祐以前內中
數目立為定額如所試優長係額內人數即等
第推恩並許出官如係額外即並與一不出官
名銜

一流外入官人除近已有旨裁減三省恩例外其
餘六曹寺監等處及州郡監司人吏出職者並
委官取索文字看詳有無僥倖定奪酌中恩例

東坡奏議卷之三十一
右若行此數者則任子雖有三試滯留之艱而無終身絕望之歎亦使人人務學文臣知經術時務武臣閑弓馬法律皆有益於事而進士累舉有詞學人自得出官若無所能得虛名一官免為白丁亦無所恨如有可採乞降下與前文字一處詳議取進止

辯試館職策問劄子二首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竊聞諫官言臣近所撰試館職人策問有涉諷議先朝之語臣退伏思念其畧曰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

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臣之所謂媮與刻者專指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於二帝何與馬至於前論周公太公後論文帝宣帝皆是為文引證之常亦無比擬二帝之意况此策問第一第二首鄧温伯之詞末篇乃臣所撰三首皆臣親書進入彖御筆點用第三首臣之愚意豈逃聖鑒若有毫髮諷議先朝則臣死有餘罪伏願少回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為衆口所鑠臣無任伏地待罪戰恐之至取進止

又

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為臺諫所言臣初不敢深辯蓋以自辯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竊聞明詔已察其實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子之義身非己有詞窮理盡不敢求去是以區區復一自言臣所撰策問首引問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者以明子孫不能奉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不免於有弊也後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無觀望希合之心則雖文帝宣帝足以無弊也中間又言六聖相受為治不

同同歸於仁其所謂媮與刻者專謂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識朝廷所以即法先帝之本意或至於此也文理甚明察若黑白何嘗有毫髮疑似議及先朝非獨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亦自知無罪可謝也然臣聞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親者母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至於竊斧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而聖斷確然深明其無罪則是過於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親聖賢之相知遠矣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冊書之自

耳目所聞見明智特達洞照情偽未有如陛下者非
獨微臣區區欲以一死上報凡天下之為臣子者聞
之莫不欲碎首糜軀效忠義於陛下也不然者亦非
獨臣受曖昧之謗凡天下之為臣子者聞之莫不以
臣為戒崇尚忌諱畏避形迹觀望雷全以求苟免豈
朝廷之福哉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款一夕九興身
口相謀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問以實亦有罪若不
盡言是欺陛下也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寬猛相資
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不問其是非下亦
可之上之所否不問其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

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孔子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違
足以喪邦者也臣昔於仁宗朝舉制科所進策論及
所答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
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
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厚舍垢納汙屈已以裕人也
臣之區區不自量度常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蓋如
此也伏觀二聖臨御已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
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街戴恩德固無可議者然
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媮而
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致惰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

之法漸寬理財之政漸疎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意有不可勝言者雖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所擊不過先朝之人所非不過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濟水臣竊憂之故輒用此意撰上件策問實以譏諷今之朝廷及宰相臺諫之流欲陛下覽之有以感動聖意庶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臺諫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薺今乃以為譏諷先朝則亦踈而不近矣且非獨此策問而已今者不避煩瀆盡陳本末臣前歲自登州召還始見故相司馬光光即與臣論當今要務條其所欲

行者臣即荅言公所欲行者諸事皆上順天心下合人望無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輕議何則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括歛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光聞之愕然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臣即荅言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昔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

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
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
先帝本意使民戶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倉吏猾胥
無所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募衙
前民不知有倉庫網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
不可變獨有二弊多以供他用實封取寬剩役錢爭
買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惠卿之
陰謀非先帝本意也公若盡去二弊而不變其法則
民悅而事易成今寬剩役錢名為十分取二通計天
下乃及十五而其實一錢無用公若盡去此五分又使

民得從其便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為舊
直則錢荒之弊亦可盡去如此而天下使之則公又
何求若其未也徐更議之亦未晚也光甫臣言大以
為不然臣又與光言熙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
以係官田及以寬剩役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畧如
邊郡弓箭手臣時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箭手民甚
便之此本先帝聖意所建推行未幾為左右異議而
罷今畧計天下寬剩錢斛約三千萬貫石兵興支用
僅耗其半此本民力當復為民用今內帑山積公若
力言於上索還此錢復完三千萬貫石而推行先帝

東坡志林卷之三
買田募役法於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數年之後三路
役人可減大半優裕民力以待邊鄙緩急之用此萬
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尤以為不可

此二事臣自別
有畫一利害文

字甚詳今此及去年二月六日勅下始行光言復差

役法時臣弟轍為諫官上疏具論乞將見在寬剩役
錢雇募役人以一年為期令中外詳議然後立法又
言衙前一役可即用舊人仍一依舊數支月給重難
錢以坊場河渡錢總計諸路通融支給皆不蒙施行
及蒙差臣詳定役法臣因得仲弟轍前議先與本局
官吏孫永傳克俞之流論難及復次於西府及政事

堂中與執政商議皆不見從遂上疏極言衙前可雇
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之意因乞罷詳定役
法當此之時臺諫相視皆無一言決其是非今者差
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許雇人天下之所
同患也朝廷知之已變法許雇天下皆以為便而臺
諫猶累疏力爭由此觀之是其意專欲變熙寧之法
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也臣為中書舍人刑部大
理寺列上熙寧已來不該赦降去官法凡數十條盡
欲刪去臣與執政屢爭之以謂先帝於此蓋有深意
不可盡改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每行監司守令告

詞皆以奉守先帝約束母敢弛廢為戒文案具在皆可復按由此觀之臣豈謗議先朝者哉所以一一屢陳者非獨以自明誠見士大夫好同惡異泯然成俗深恐陛下深居法宮之中不得盡聞天下利害之實也願因臣此言警策在位救其所偏損所有餘補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識忌諱雖賜誅戮死且不朽臣無任感恩思報激切戰恐之至取進旨

繳進給田募役議劄子

前連元豐八年十一月奏狀

元祐二年二月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前年十二月自登州召還草此奏狀而未

果上近因論事已具奏聞其畧切謂今日尚可推行輒備錄前狀繳連申奏臣前年過鄆州本與京東轉運使范純粹同建此議純粹令臣發之已當繼之已而聞執政議不合故不復言然純粹講此事尤為精詳臣所不及若朝廷看詳此狀可以施行即乞更下純粹令具利害條奏取進止

論改定受冊手詔乞罷劄子

元祐二年二月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近被旨撰太皇太后將來只於崇政殿受冊手詔臣愚亦恐有是今非昔之嫌故其畧云朝廷

損益之文各從宜稱所以推廣聖明謙抑退託之意
言此文德受冊之禮於今為過於昔為稱也不悟文
詞鄙淺未盡聖意致煩改定謹按故事凡詞命有所
改易為不稱職皆當罷去伏望聖慈察其衰病廢學
特賜解職以安微分臣無任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錄用鄭俠王旂狀

元祐二年三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狀
奏右臣聞國之興衰繫于習俗若風節不競則朝廷
自卑故古之賢君必厲士氣當務求難合自重之士
以養成禮義廉耻之風臣等伏見英州別駕鄭俠向

以小官觸犯權要冒死不顧以獻直言而秘閣校理
王安國以布衣為先皇帝所知擢至館閣召對便殿
而兄安石為相若少加附會可立至富貴而安國挺
然不屈不獨納忠于先帝亦嘗以苦言至計規戒其
兄竟坐與俠遊從同時被罪呂惠卿首興大獄鄧綰
舒亶之徒構成其罪必欲置此人于死賴先帝仁聖
止加竄逐曾未數年逐惠卿而起安國今來朝廷赦
俠之罪復其舊官經今踰年而俠終不赴吏部參選
考其始終出處之大節合於古之君子殺身成仁難
進易退之義朝廷若不少加優異則臣等恐俠浩然

江湖往而不返若溘先朝露則有識必為朝廷興失
士之歎至于安國不幸短命尤為忠臣義士之所哀
惜臣等嘗識其少子旂敏而篤學直而好義頗有安
國之風養成其才必有可用欲望聖慈召使赴闕及
考察旂行實與使並賜錄用不獨旂直臣於九泉之
下亦所以作士氣于當代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薦布衣陳師道狀

元祐二年四月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
軾同傅堯俞孫覺狀奏右臣等伏見徐州布衣陳師
道文詞高古度越流輩安貧守道若將終身苟非其

人義不往見過壯未仕實為遺才欲望聖慈特賜錄
用以獎士類兼臣軾臣堯俞皆曾以十科薦師道伏
乞檢會前奏一處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留顧臨狀

元祐二年四月二十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
軾同李常王存鄧温伯孫覺胡宗愈狀奏右臣等竊
見給事中顧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所
阿撓自供職以來封駁論議凜然有古人之風僥倖
之流側目畏憚近聞除天章閣待制充河北都轉運
使遠去朝廷衆所嗟惜方今二聖臨御肅正紀綱如

臨等輩正當置之左右以輔闕遺或者謂緣黃河較
臨幹治臨之所學實有大於治河治河之才固有出
臨之上者欲望朝廷別選深知河事者以使河北且
留臨在朝廷以盡忠亮補益之節臣等備位侍從懷
有所見不敢不盡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東坡奏議卷第三

